

过渡时期经济学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苏〕尼·布哈林著

東方出版社

过渡时期经济学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苏〕尼·布哈林著

余大章 郑异凡译

東方出版社

Николай Бухарин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Часть 1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20
根据国家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二〇年版译出

过渡时期经济学

GUODU SHIJI JINGJIXUE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著者/[苏]尼古拉·布哈林

译者/余大章 郑异凡

封面设计/郭振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10,000

版次/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100

D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45-8/F·4

定价 2.00 元

F
061
6064

译者前言

布哈林曾被列宁叫做“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著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作者在本书中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揭示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以说，布哈林是当时除列宁外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列宁的重视，他对本书作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这本“出色的书的出色的质量”，誉之为“辉煌的作品”，充分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正确论点，同时也详尽地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重版时能予以改正。列宁认为，“重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很必要的”^②。

《过渡时期经济学》成书于1920年初，即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是不通过市场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这就使本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带有明显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例如它否认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的作用等等。

由于缺乏正常状态下的过渡时期的经验，作者在探讨过渡时期规律时，常常是抽象的论述和逻辑的推论多于实际经验的总结，象列宁所说的，作者的假定没有以足够坚实的，即令是简短的实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50页。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文版第65页。

际材料为基础”。这是本书的严重不足之处。更成问题的是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概念和术语。波格丹诺夫的术语及其涵义是以他的唯心主义的和折衷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因此，布哈林也就经常地陷入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烦琐哲学和唯心主义。甚至一些本来正确的思想也往往被披上波格丹诺夫的术语的外衣，例如用“组织过程”代替“社会化过程”，用“保持平衡”代替社会产品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等等。列宁形象地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一匙焦油弄臭了一桶蜜”。

但是，当作者独立论述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时，往往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论点，这些地方列宁一再“好”、“对”、“非常好”等评语予以肯定。作者在书中探讨了过渡时期经济的规律和特点，指出社会革命时期生产力暂时下降以及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的必然性，展示过渡时期城乡关系的根本变化，考察国家政权的特殊作用和不断变化的职能，确定转化过程的阶段，探讨过渡时期的经济范畴，等等。有些论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如作者指出了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的不同目的。他说：“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这里多少已具备苏联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某些基本论点。

本书还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抛砖引玉的作用：列宁在对此书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论点。例如在反驳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时，列宁指出：“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m$ 和 Ic 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列宁在批驳布哈林时给阶级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阶级首先是这样一些‘人们的集团’（说得不确切），这些人在社会生产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甚至一

个集团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列宁对社会主义下的矛盾和对抗的提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对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强制规定消亡的先后次序，列宁提出了同布哈林相反的估计：起初消亡的是劳动的强制性，然后是惩罚和镇压机关，最后是军队。列宁对本书的评论是值得我们结合布哈林的原著进行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列宁的评论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为《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按照作者原定计划，本书是第一部分，其后应有第二部分，把一般理论用于俄国的具体条件，但未能成书。

《过渡时期经济学》是一本在苏联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作，二十年代不少苏联经济学家及经济著作曾沿用此书的观点和体系，我国在三十年代初曾出过多种译本，起过一定的影响。现在我们根据原文将此书翻译出版，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探讨。

序

本书的任务是要推翻那种通常的、庸俗的、quasi* 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对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言过的那种 Zusammenbruch** 的性质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过程性质的概念。谁把无产阶级革命想象为政权由一些人手中和平地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上层组织机构的更替，谁要是这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型式，他就会胆战心惊地急急忙忙躲开人类正在经历的这场世界性悲剧。他就不能在烽火烈焰和内战的隆隆炮声中，看到未来社会雄伟壮丽的轮廓。他就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庸人，他的理智就会象他的“政策”一样怯懦。他把自己特有的软弱强加给革命，给革命杜撰出各种可能的定义，但就是没有革命例如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定义。

严酷的生活经验表明，马克思是多么地正确，他说，“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旧社会无论是国家结构或生产结构，都在分裂，直到最低层都在彻底地瓦解。从来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急剧的改变。但是没有这种改变，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正在从瓦解的要素中，在新的联系、新的结合中，按照新的原则，建筑未来社会的基

* 仿佛。——译者注

** 崩溃。——译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5页。——译者注

础。而且它是作为阶级的主体、作为有计划和不顾任何阻力而实现这种计划的坚强意志的组织力量来建筑这个基础的。人类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病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且只有象无产阶级这种普罗米修斯阶级,才能担负起过渡时期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以求最终点燃共产主义社会的明灯。

我在本书中想分析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打算将来写一部具体叙述现代俄国经济的著作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对这种概括性著作的需求是很迫切的。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但对这些材料需要进行研究和理论上的思考。

作者的口号是: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遗憾的是没有时间来使这本著作在叙述上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只好采取了近乎代数公式般的写法。如果具有相同思想的人,能使这些思想最后定形,而那些相信改良主义类型的幼稚幻想的人,至少想考虑一下事情远比叛徒们在庸俗小册子中所讲的要复杂得多,那末,作者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不待赘言,马克思的方法是作者的南针,这种方法的认识价值直到现在才有了巨大的增长。

尼·布哈林

德文版跋*

自本书写成后，已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了。此后俄国采行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它第一次规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小资产阶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混合”企业相互间的正确经济关系。俄国的这一特殊转变的根本前提是国家的农业性质，这种转变使我的一些敏锐的批评家提出劝告，要我把本书重新写过。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这些聪明人的不学无术的基础上的，他们由于过份幼稚而不能理解抽象的研究同经验的现实之间的差别，抽象的研究从“理想化的横断面”（马克思语）去描绘事物和过程，而经验的现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比抽象的描写要复杂得多。我写的并不是俄国的经济史，而是过渡时期的一般理论，那些不能理解一般问题的纯粹的新闻记者和狭隘的“实践家”是不能理解这种一般理论的。然而，他们不理解，自然不能由我来承担责任。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进攻”的策略理论实质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我们的一部分德国同志中间这个理论颇为流行，并且想从本书中为它找到论据。不言而喻，要想从本书得出具体行动的结论，那就象要从“贫困化理论”得出此类结论一样，是不可能的。

本书的德文版很可能会给我们的敌人（纯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和那些妄图砍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切根本要素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以某种道德上的满足感，因为我公开承认革命本身有客观的

* 译自共产国际出版社汉堡 1922 年德文版。——译者注

不可避免的破坏作用。能使这些人感到愉快，这也使我感到合乎人情的愉快。而当“健全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悲观印象使社会民主党退回到康德和福伦德去，把他们当作党的官方哲学家，而资产阶级则离开康德改宗印度的托钵僧（凯泽林），以求在恒河岸边寻得慰藉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然而，革命的工人们将清楚地懂得，一旦“资本主义的外壳被炸裂”（马克思语），象库诺夫所说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发展进程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至于说到笑，那末事情总是这样：“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

尼·布哈林

1921年12月于莫斯科

目 录

序	6
德文版跋	7
第一章 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	1
第二章 经济、国家政权和战争	11
第三章 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20
第四章 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前提	41
第五章 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60
第六章 生产力,革命的耗费和技术变革	73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一般组织形式	89
第八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	97
第九章 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105
第十章 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	118
第十一章 世界革命过程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	129
附 图 1—7	139

第 一 章

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

1.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2. 经济的主体——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3. 世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4. 危机和战争。5. 资本的集中。

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有在生产是无政府状态，产品分配也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才作为不取决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的“自然的”、“自发的”规律，作为“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①的重力定律那样的“盲目的”必然性在发生作用的规律显现出来。马克思第一个指出了商品生产的这种特殊性，他在其商品拜物教的学说中给理论经济学作了一个光辉的社会学的导言，论证了理论经济学是一门有历史局限性的学科。^②其实，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末，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

①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2页〕。

② 亨利希·迪策耳在〔《理论社会经济学》〕这本著作中也阐述了这种思想，尽管讲得远为逊色，但深奥复杂多了。还可参看彼·司徒卢威的著作《经济和价格》。

的。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总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

同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决不是个体经济的简单的总和。洛贝尔图斯在同巴斯夏的论战中，就已经出色地说明了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经济环境，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他称之为“经济交往”。如果在我们面前的是各个经济的简单的和，那就不会有社会。“和”是纯粹逻辑上的统一体，而绝不是现实地存在的综合体。

某一个社会经济的范围有多大，空间特征又怎样，对纯理论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嘲笑那种为德国爱国主义教授们所赏识的“国民经济学”这一名称。同样，对抽象理论来说，关于谁是某种经济的主体问题，也是比较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之间的联系的类型，即通过交换的无组织联系的类型。相反地，对于不限于引出一般规律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因此，象现代研究家卡尔·梯什卡博士给世界经济所下的定义的那些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梯什卡写道：“正如国民经济是由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von Volksgenossen)的经济——不管是个体经济还是团体经济——的和组成的一样，世界经济是由各国民经济的和组成的。”“受世界市场状况重大影响的各国民经济的和组成世界经

济”。^① 第一个定义同第二个定义并不一致；第二个定义包藏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简单的和的概念是排斥有机的联系的。篮子里的虾的和不是现实的统一体。同样，每年出生的儿童数目虽被“综合成”统计上的“总和”，但它也不是现实的统一体。一种特殊的有机联系的存在——这才使简单的总和成为现实的总体。然而正是这样的总体排斥算术上和数的概念，因为它比算术上的和数大得多和复杂得多。

既然社会是不生产产品而生产商品的社会，那末这个社会就是无组织的统一体。在这里，劳动的社会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表现在被交换商品的不间断运动中，表现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中。然而，劳动的这种社会性并不是象在有目的的社会劳动组织中那样简单地和清楚地呈现出来的。

商品社会是一种具有特殊联系类型的体系，从这种联系的性质中产生出商品世界的极为特殊的范畴。这种体系不是“目的论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不是按照一定计划受到自觉的领导的体系。这样的计划是不存在的。这里甚至不存在经济过程的主体。实际上，这里不是“社会在生产”，而是“在社会中生产”。正因为如此，不是人统治着产品，而是产品统治着人，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不能纳入所期望的范围之内。如果整个社会在商品生产方式下，从而也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是盲目的，如果它就其总体来说不是目的论的统一体，那末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也同样如此。社会是由那些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在商品社会中，正是这些部分是经济的主体，虽然它们的体系是无个性的、盲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合理的。

这种“不合理性”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是

^① 卡尔·冯·梯什卡博士：《现代工业国家的世界经济问题》，耶拿，古斯塔夫·费舍出版社 1916 年版第 1 页。

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不理解这一点。例如：在哈尔姆斯^①看来，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协定，也就不会有世界经济。科勃契^②一向认为，还不存在世界经济，只有当世界国家产生时才会有世界经济。卡尔沃尔说的是“世界市场经济”。在哈尔姆斯和卡·迪尔^③的全部争论中，甚至看不到对问题的正确提法的痕迹。他们正是根据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性质的绝对错误的观念，去寻求作为经济的构成特征的某种“调节”的。为了论证一种科学，他们在寻找一种扼杀这门科学的原则。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觉地起作用的部分呢？在理论上，世界资本主义可设想为各个私人企业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结构是这样的，即集体资本主义组织——“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④是经济的主体。

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企业主的垄断同盟、联合企业和银行资本之渗入工业，使无组织的商品资本主义体系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组织，从而造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一个企业通过买卖同另一个企业的无组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为通过股份“控制额”，通过“参与”和“拨款”的有组织的联系所代替，其人格化的代表就是银行和工业、康采恩和托拉斯的共同“Dirigent”^{*}。这样，表现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组织之分裂为独立资本主义“企业”的交换联系，便为有组织的“国民经济”内

① 伯恩哈特·哈尔姆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耶拿，古斯塔夫·费舍出版社1912年版。

② 科勃契：《国际政治经济学》，巴黎，日拉尔和勃利叶出版社出版。

③ 卡尔·迪尔：《康拉特年鉴》中的《私人经济学说、国民经济学说、世界经济学说》。伯·哈尔姆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反批评论述）见《世界经济文库》1914年第1号196页以下。

④ 这个术语是本书作者采用的。见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1918年版。

* 经理。——译者注

部的技术分工所代替。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远远超出社会分工的限界。分工常常是指把总劳动分解成为各种“工作”。①其中，过去和现在都把社会分工理解为各个企业间的分工。然而，相互“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却是互相需要的，因为一个生产部门为另一个生产部门提供原料、材料、辅助资料等等。

但是不应当混淆两种情况：一是由社会分工这一事实产生的社会劳动的分散；一是否定这种分工本身的社会劳动的分散。事实上，单个商品生产者之所以存在，决不仅仅是因为有不同的劳动形式。在每个单个的生产部门的范围内，甚至在更专门和更小的生产部门的范围内，也同时有大量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换句话说，商品社会的无政府结构表现于“企业”的单独存在之中。这些“企业”相互间又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它们或者通过买卖而相互联结在一起（不同种企业），或者作为竞争者相互对立（同种企业）。裁缝作坊的老板同布厂主的联系是：他买后者的布，但是对于另一个同行业的老板，他却是竞争者，是决不能用交易同他联结在一起的。裁缝企业和棉布企业的同时存在是社会分工的表现。反之，数个裁缝企业的同时存在决不表示任何社会分工。

这个区别是必须认真加以注意的。

① 分工问题研究得较少，但关于各种劳动性质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参看威廉·配第：《经济著作》，第1卷；《政治算术》第260页；《政治算术》中的另一篇文章：（全集第2卷第473页及以下各页）；亚·斯密：《国富论》，第1卷第1章（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区别）。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也可参看近代著作家的著作。参看古斯塔夫·施穆勒：《分工的事实》，1889年鉴；《分工和社会阶级形成的本质》，1890年鉴；艾米尔·杜尔克海默：《社会分工》，巴黎1893年版（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本唯一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J·B·克拉克：《价值的分配》，1908年纽约出版，第11—12页；J·费舍：《经济学基本原理》，纽约1912年版，第193页；弗·奥本海默（《纯粹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倡导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分工，并认为这是一种创见！（第115页）。有趣的是列克希斯在《一般国民经济学说》中的分类。

通常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市场竞争联系起来的，仅此而已。现在我们看到，市场竞争只是表示单个商品生产者的“存在”之一部分，一种型式，即同社会劳动的分工没有联系的那种关系型式。

虽然如此，由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不同种企业也进行着相互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另一方面，分配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主体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过程。每一个企业决不能实现它本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追求同一水平的利润率这个资本主义最起码的规律，就已经完全使上述的简单关系“变形了”^①。由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垄断，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6—197页〕。